第五十七战 活力之球

水友们自然也捕捉到了他脸红的样子，此时又七嘴八舌地吵翻了天，纷纷猜测他正在看可爱男友发来的消息。

他先回复了一句“哥，你怎么知道这些啊？”接着就收到了回信：百科说的，我也是刚刚才知道。

看着第一条解释中的那几个令人面红耳赤的词语，他有些心跳加速。这大概就是钦不语说的1和Top，对应0和Bottom吧。虽然两人亲也亲过了，睡也睡过了，但因为彼此都是初恋，所以还没有迈出那一步。

大事不妙！这种事情，怎么光用想的都那么刺激！

安容与抓起手边的冰镇果汁猛灌了一口，然后问言澈要不要一起双排练练手，看看新版本的变动。

很快，言澈便回了个“好”，接着就上了自己的号。自从安容与一模考试后，他也默默增加了备课的时间，再加上要忙毕业的事情，于是也好几个月没上游戏，排位保持在万古流芳3。

游戏更新完毕后，安容与登上了一个超凡入圣1的小号，拉上言澈开始双排。发现他俩上线的老狗、老季，因为刚刚开始一局，所以在匆忙打招呼后，便撂下一句“一会儿开黑啊”，随即转身进入战场。

按下天梯匹配后，两人开启黑店语音，随口聊起了天。从语气上来看，似乎都有些紧张。此时小主播已经关掉弹幕助手，然而礼物提示是一直都在的，于是两人根本没聊上几句，就听着他不停感谢着新老粉丝们的充值礼物。

以往他是连1毛钱的西北风都会感谢的，但由于今天送礼物的人实在太多，他不得不将门槛上调至6块钱的白灼生菜。

晚上人多，刚过半分钟就寻找到了比赛。点下接受后，屏幕左上角提示“我的小钦钦送出满汉全席x1”，安容与哭笑不得，没想到在家闭关没脸见人的钦二少，竟然也过来凑热闹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得念出这段令人起鸡皮疙瘩的致谢：“感谢我的小钦钦送出的一个满汉全席”。

在界面载入时，钦不语竟然又送了好几个不同价位的礼物，逼得安容与只能再念了好几次“感谢我的小钦钦”。看着手臂上竖起的汗毛，他赶紧给人傻钱多的肄业青年发去一条微信：二哥，别刷礼物了！

过了半分钟，钦不语回复道：我哥说我整天游手好闲，无所事事，我得多花一点他的钱，以示愤怒。

安容与表示真的不想卷入这场兄弟战争，回复了一个省略号后，又补充了一句：放过孩子吧。

正好游戏加载完毕，开始选英雄，安容与将手机放回一旁，开始专心致志和言澈讨论了起来。队友并不认识这两人，不过因为安容与是己方最高分，于是大家或多或少都听取了他的建议。

最后敲定的阵容是：兽王，VS，风行，影魔，电狗对夜魔，老鹿，DP，拉比克，TB。言澈用影魔练中单，安容与则使用电狗，他还没胆量在高分局玩这个英雄，于是先到低分局历练一番，积累经验。

包括言澈在内的其他四人表现正常，没有特别出彩，也没有特别坑，倒是空气刷钱的安容与，总是各种莫名一夜暴富，仗着等级和装备的巨大优势，所到之处皆尸横遍野。

比赛进行到30分钟，对面已经完全处理不了这个怪物电狗，再加上TB打电狗的天然劣势，在其走进物免圈子之前，就会被六神装的电狗围殴致死。

拿下这局后，老狗、老季已经准备就绪，还叫上了不想复习的小林，给言澈换上一个超凡5的账号，安容与又切回自己的大号，准备来一场真正的较量。

憨仔不在，安容与自然挑起中单大梁，其他三人依旧各司其职，言澈则只需负责闷头狂刷，老狗自然会为他提供最好的刷钱环境。

这回运气不错，拿到了精灵加飞机的组合，分配给老季和言澈。之后是老狗的巫医，安容与的中单火猫，加上小林最近练的三号位血魔，阵容还行，接下来便是考验各位选手的发挥了。

前期线上时，火猫被黑鸟打得完全没脾气，被压一级后，全靠老狗友情游走几波打活了，期间还险些被过来游走的发条抓死。与此同时，优势路的精灵飞机组合也是骑在对面头上疯狂打压制，一直将敌方兽王和萨尔打成残血状态，保证了劣势路血魔混线的舒适度。

哪怕是在如此窘境中，安容与还不忘体贴言澈，去游走时就给对方喂口瓶，打团时以身作掩护，保证言澈安全撤退，逼得弹幕刷出一波又一波的“太苏了吧”。

“哥，你快走，他们来抓你了！”发现敌方在小地图上消失半分钟后，安容与果断探测了一下去往言澈带线位置的必经之路，果然报红。

飞机直接TP换路，开雾抓人失败的敌方五人，只能退而求其次，抱团推塔。之后小精灵又是几个漂亮的连飞，带着飞机各路支援收钱，积累优势。

虽然火猫前期被压，但中后期稳扎稳打，夹缝中求了10分钟的生存，总算是能参战了。之后配合越来越好，小精灵大多数时间和飞机是连体婴，血魔则带着巫医各路帮游，终于在45分钟时，将局势彻底扳了过来。

有了撒旦的飞机，加上小精灵15级天赋，只能说是如虎添翼，近乎无敌，短短几秒内，便能将战场中的敌军横扫一空，再配合输出爆表的五神装火猫，打的对面节节败退。

终于，苦战58分钟后，飞机带头将敌方基地推平，此时已经到了11点半。考虑到第二天还要赶飞机，安容与和言澈便纷纷道别下线，约好回来后再一起开黑。

而得知他又要鸽上十天的水友们，则是气鼓鼓地要求他在拉萨时偶尔开个户外直播，和大家一起分享当地的美食美景。

安容与一一应了下来，关掉直播后，又给言澈打了个电话：“哥，我想你了。”

“几个小时前不是才见过我吗？”言澈笑道。

“一秒钟见不到我都会想你……”安容与一本正经道。

“那你快睡觉，明天上午十点就能见到我了。”言澈安抚道。

“哥，听你的。晚安。”

“晚安。”

或许刚确定关系的小情侣们，都是这样简单又黏腻地期待着下一次见面吧。彼此都像是打了强心剂一般，躺在床上便沉沉睡去，连梦都不会做了。

第二天吃过早饭后，安容与谢绝了热心肠的亲爹想送他们去机场的提议，不到八点就拖着行李箱跑去了教工宿舍。一阵短促的“砰砰砰”后，言澈一边懒懒应着“谁啊”，一边打开了门。下一秒，安容与走上前去抱住了他。

“哥，早上好。”闻到这熟悉的淡香味，安容与这才感觉又活了过来。

“早上好，怎么这么早就跑过来了？”言澈一边用手抚着他的背，一边问道。

“想你了。”安容与又猛地吸了一口那股香气，随后微微低下头，亲了一口那两片还泛着牙膏清香的M型唇瓣。

言澈正准备吃早饭，桌上摆着一个软欧包和一杯纯牛奶。那软欧包极大，看似粗糙的表皮上沾满了各种瓜子坚果，被烤的极香。言澈取来水果刀，从中间劈开，露出里头的抹茶流心与碎核桃仁，看起来就令人食欲大震。

安容与是吃过早饭的——安父就着昨晚剩下的水煮肉片，下了些鸡蛋面，麻辣鲜香，安容与一人便吃了两碗。此时看见这平日里绝不会主动买来吃的玩意儿，竟是无意识咽了咽口水。

言澈看在眼里，将另一半推了过去，柔声说道：“吃点儿，这软欧包太大了，我吃不完。”

安容与不再推辞，站在言澈旁边就嚼起了那半个散发着浓郁甜香味的面包。一口下去，抹茶芝士流心的甜苦味，加上坚果的口感，中和了面皮的干涩。不知不觉中，两人都将手中的面包吃完，安容与还十分自然地抓起那杯牛奶，在言澈喝过的地方凑上去喝了一大口。

味道确实不错，等旅游回来后得去买上两个，之后鼓动下那勤劳刻苦钻研厨艺的大师傅，再跟着他一起做几个欧包，给言澈送来——简直完美！

吃饱喝足，言澈掏出两颗圆圈型的薄荷糖，递给安容与一颗，看着他吃下后，才撕开自己手上那颗。正要往嘴里送，就忽觉脸上一黑，一张如刀削过一般清隽分明的脸凑了过来，然后嘴就被堵上了。

原本杵在嘴里的抹茶味瞬间被清新的淡薄荷味取代，脸的主人用舌尖将那颗小圆糖送了过去，轻轻舔了几口那稍微有一些肉感的花瓣唇，在更加丰厚的下唇珠咬了一口，这才餍足般的退了出来，抓起言澈拿着糖的那只手，将那颗挺立出一半的白圈圈呲溜进了嘴里。

“哥，这糖真好吃。你的那颗怎么样？”安容与坏笑着问道。

“……好吃。”言澈的脸红到了耳朵根，却也没有别过脸去，而是直直看向那个调皮捣蛋的坏小鬼，伸出手捏了捏那没什么肉感的脸颊。

虽然昨晚就收拾好了行装，但此时见时间充裕，言澈又仔细检查了一番，确认一切就绪后又去清点了安容与的行李，全部整理好后，正好到了应该出门的点。

背上胀鼓鼓的双肩包，拖着虽然很满却又不重的行李箱，向着学校外的地铁站走去。早上10点的地铁站内，错开了高峰期，车厢内不算拥挤，两人相邻而坐，一只手掌着行李箱，另一只手紧紧相扣。

前半段要坐半小时，两人看着无声的新闻和广告，闲聊着很快就到了换乘站。走了五分钟的地下长廊，终于到达机场快线。再次坐定后，还要晃荡上五十分钟。

不知不觉中，安容与竟迷迷糊糊睡着了，小鸡啄米般的点了几下后，被言澈轻轻拨到自己肩头上，因为有身高差，所以在寻找舒适的过程中，安容与的身体顺势倾斜了少许，最后沉沉睡去。

睡梦中的时间如流水一般，几十分钟也就是闭眼、开眼的事。被言澈捏脸叫醒时，安容与已经一路下滑，几乎要安详栖息于言澈的大腿根上了。

没事人似的站了起来，他这才发现言澈的脸红的像幼儿园发的大红花，说话也有些吞吞吐吐的，煞是可爱。接过言澈的行李箱，他一手一个跟在旁边，朝着机场大厅走去，准备先打印登机牌。

开始候机后，离飞机起飞还有不到两小时。今日天气晴好，风和日丽，万里无云，拉萨那边也是如此，暂且没有任何延误的迹象。去奶茶店买了两杯茶后，言澈从包里翻出了一本书，静静看了起来。

落地窗外不断有飞机起飞降落，炙热的阳光虽然直射不到他俩的位置，但自然采光下恬静淡雅的侧脸，是如此迷人。那头微卷的黑发随意铺散在额头，衔接着精致挺拔的鼻梁，两侧微阖的桃花眼，时不时翻动着长长的睫毛。润泽的花瓣唇紧闭着，在绿茶的滋养下，泛出晶莹的红色。

啊……好想亲一口。

安容与就这样呆呆看着在看书的言澈，被那张简直在发光的侧脸吸引了全部的注意力，几乎就要压抑不住心底那头时而狂躁的野兽。

原来这就是……欲|望吗？

想要将他按倒在柔软的大床上，用吻洗掉他身上的俗世尘埃，再拨乱那头乖巧的发丝，绕在手指上，看着那双清澈的眼睛变得迷离，如果能噙着几滴泪便是更好。之后，再从那片唇舌间，听见求饶的语句——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想象这样的画面，陷入白日梦的大男孩不由得叹了口气，灌了一口冰红茶，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。

可不知为何，突然想起了昨晚直播时那些询问“攻受”的弹幕。自己应该是……上面那个吧？他满脑子都是将言澈压在身下肆意蹂|躏的糟糕画面，只是目前光深吻就耗尽了他所有的知识储备，也不知道需不需要提前学习一番相关技巧，届时尴尬事小，弄疼了心肝宝贝儿，最后难过的还是自己。

于是未经人事的少年，暗暗做下了一个大胆的决定——等回来后必须找个时间向伟大前辈传奇铁1钦不语同志讨教一番。

清心寡欲后，安容与掏出手机刷了一会儿，沙雕视频果然是打发时间的上品，忍笑半天后，广播里终于传来了登机的通知声。

折腾了半小时，总算在靠窗处相邻坐定。言澈说是要观测可能会出现的神奇天象，于是留了一半窗帘，似乎也不打算睡觉，掏出耳机后，就继续看起了书。

经过这几天的奔波劳累，安容与只感觉休息不够，索性也戴上耳机，厚着脸皮蹭到言澈肩上，伴随着那股清香，再次睡去。

除了中途被尿憋醒一回，顺便吃了顿晚饭以外，安容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，睡得那叫一个香甜。后半段心疼言澈的肩膀，于是就靠着长长的椅背继续补觉。

最后又是被言澈一阵捏脸弄醒的，连降落时的颠簸都不能撼动这尊睡美男，起来时周围的乘客已经走的七七八八。他先是扑过去亲了一口那个撩拨了自己一整天的白皙脸颊，然后才起身拿行李和书包。

在空姐善意的提醒下，两人纷纷穿上准备好的冲锋衣，闪身消失在苍茫的夜色里。

房间订在一个离布达拉宫很近的五星级酒店中，因为担心安容与会住不习惯，所以言澈没有选择别具风情的青旅。出机场后，两人拦下一辆出租车，朝着目的地驶去。

预计要开一个半小时。言澈打了个哈欠后，就被安容与强行按着头放到自己肩膀上，示意他乖乖休息一会儿，等到了酒店再叫他。

感受了一下身体和肌肉的力量，安容与骄傲地扬起了头——什么高原反应，不过如此！在本王每日不间断的辛勤训练下，不舒服？不存在！不可能！况且本王还肩负着照顾可爱小男友的崇高使命，绝对不能也不会倒下！